

印度人與喜瑪拉雅山的故事

(一) 個案：賈的故事 A

這不是假的故事，這是真的故事。故事取材自 Bowen 2000，個案的標題是：「昇起前的跌落：賈庫瑪的故事(A Fall Before Rising: The Story of Jai Jaikumar)」。

在 1966 年的一個夏日午後 4 點鐘，賈(Jai)是一個印度理工學院的工程學生，他和他的爬山同伴站在一個 24000 英尺(7315 公尺)高的喜瑪拉雅山的巔峰。天色開始暗淡，賈知道他沒有多少時間來欣賞這個景色。今天是最後攻頂的日子，清晨 2 點鐘從露營高地開始爬山，其艱險困難超乎他們的預期，他們本來設定下午 1 點鐘，是從山頂返回的時間，這樣他們可以安全地回到露營的地方。

他們雖然年輕，可是非常健康，而且是有經驗的登山者。當下午 1 點鐘的時候，還沒有登頂。如果半途而廢，要再等候數天才能再挑戰登頂。所以，他們還是決定繼續，現在站在全世界最高的山頂，他們的堅持是有回報的。不過，他們還是知道時不我予，經過短暫的慶祝，他們開始下山了。

太陽也開始下山了，他們感覺路途更加危險，他們用十字冰鎬輕敲冰層的路面，然後才能緩慢行走。在這個山脊上，路面經常有冰雪形成的冰簷(cornice)，冰簷是從石頭突出在半空中，登山者很難從冰簷的結構上，看出來冰簷突出石頭有多遠，可以承受多少重量，何況是在昏暗的時候。瞭解了這個危險，賈和他的同伴，解開了綁在一起的繩子。現在，如果有一個人跌下去，不會拖著另一個人陪葬。

他們從山脊下來，賈是走在前面，當他要再跨出下一步時，他聽到一個爆裂的鉅響。當冰簷開始斷裂向下掉落，賈本能地跳到一邊，他的同伴跳到另一邊。賈掉落到一個陡峭的斜坡，雖然很高興是著陸了，但是斜坡是這麼陡峭，他的雙腳和背部都著地，立刻以每小時 60 英里(96 公里)的速度往山下翻滾滑落。

在小男孩的時候，賈就喜歡在印度的北邊爬山，嚮往著全世界最高最動人的喜瑪拉雅山脈，他曾經登上一些它的尖峰。多年來，賈認為一年當中，有四個月是以登山為實際假期，另外八個月剩下來時間是做個工程人員。

賈曾經接受專業登山人員的訓練，他知道危機的應變，當冰簷斷裂使他翻墜落時，他丟棄所有可能會刺傷他身體的裝備例如冰斧。奇蹟式地，在翻滾中他一層一層地拋棄東西，包括裝滿糧食的背包。雖然他不能降低他的滑落速度，但是利用雙腳戳進冰雪裡面，盡量努力控制他的路線方向，避免致命衝擊撞上大石頭。他撞上雪堆，希望能減緩他的行進速度。滾動衝撞的磨擦，開始撕裂衣服和割破身體。

最後，地勢較為平坦，賈的滑落終於停止，他滑行了超過 1.5 英里(2.4 公里)，跌落了 3000 英尺(914 公尺)的垂直高度。當他躺下，在半清醒的意識下，知道登山服裝已經完全撕破，除了小口袋有幾塊食物，他失去了所有的裝備，(他身上還有錢，但錢有什麼用)。雖然他的皮膚有流血和焦傷，身體有多數擦傷，因為

震驚和腦震盪的恍惚，痛是不明顯。可是當他要站起來行走時，才感到臀部關節和腳是非常的疼痛。剛才不斷地用腳和腿來降低快速滑落的速度，已經使他的腳斷裂以及傷到臀部。

賈知道如果繼續停留在極度寒冷的夜晚，將使他無法移動而凍死，他只好忍痛移動雙腳。環顧四周，他發現沒有任何的裝備可以使用。根據地理直覺和先前對地圖的研讀，他推測現在跌落的地點和他營地的位置，是山的相反的那一邊。因為地勢和他的情況，走回營地是不可能。他知道他的存活機會非常渺茫，除非在昏倒或走不動之前，他能夠走下山而且找到避難所。但是他不知道這段路程是多遠。

即使在有裝備和沒受傷的情況，走下山還是一個挑戰，何況在衣不蔽體又腿臀受傷的狀態。他需要休息的時候，只有站著或靠著石頭，不能坐下，因為可能站不起來。賈走了一天一夜，後來他判斷，平常走六七小時的路程，他走了 24 小時。在這 24 小時，他除了忍受肉體的疼痛，還有極端的孤寂和絕望，想到他的跌落山的另外一邊的朋友的命運。

突然聽到遠處一聲狗叫，他的精神振奮起來，因為狗吠代表有人類生活。不久，他來到一個小山谷，聽到一些模糊的聲音和小孩的笑聲，後來他回憶起來，這笑聲是他聽過最美妙的聲音。當他向前去找小孩，他進入一塊空地，有一個小屋在中央。由於已經精疲力竭和緊張情緒突然放鬆，賈向前走去，卻昏倒在地。

在這個喜瑪拉雅山的小村莊，一個牧羊婦人從她的小屋出來，查看外面的聲響。趴在幾英尺外的是一個外國人(印度人對尼泊爾人是外國人)，身上是破爛的衣服、磨損的鞋子、乾掉的血跡。這婦人環顧四周，沒有發現其他特別，這個人是單獨來的，他很明顯的是受傷了，她猜想他不可能在這麼冷的氣候下躺在外面太久。牧羊婦人把這個人搬到屋內，清理他的傷口，嘗試著給他喝水和吃食物，他開始清醒過來。

賈醒過來了，發現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小婦人，照料他的傷口，還要給他喝水和吃食物，而說著他聽不懂的語言。他嘗試著起來，但是他的雙腳浮腫，臀部無法支撐他的重量。他痛得甚至無法爬行。接下來幾個小時，賈無事可做，只有接受婦人給他的水和食物。他利用手勢的溝通方式，想辦法告訴婦人，他需要繼續走下山去，聯絡另一邊的營地。但是，他們都很清楚，在目前的情況下，賈是無法行動的。

牧羊婦人知道她一個人無法治療賈，令賈非常驚訝的是，她表示決定帶他下山到下一個村莊。於是婦人背著賈，從小屋出發，每走 500 英尺(152 公尺)，把他放下來，她喝些水，也強迫賈喝一口，然後再背著他走。就這樣，她走了三個整天。最後他們到達下一個村莊。婦人找到村莊辦公室人員，在激烈爭辯中要求他們，直到他們勉強同意，用驢子運送賈到一個有醫院的更大村莊。等到他安全的開始他的旅程，婦人才肯離開。同時她也拒絕接受賈爲了她的仁慈和救助，所提供的付款。她似乎很滿意於知道賈會很安全了。在手勢告別下，婦人離開了。

從這個村莊，賈爬在驢背上走了兩天，這時候他才體會到，在驢背上遠比牧

羊婦人的背上痛苦多了。賈開始更廣闊的思考他的遭遇，認清生命的如此的脆弱，而且一個人的處境可以在一瞬間，發生如此激烈的變化，回想這位牧羊婦人對於無法交談的他，付出如此慷慨的支援，無條件的照顧。

這些想法累積在心頭，賈終於到達一個有醫院的村莊，然後送到一位驚訝的醫師手中，醫生很快地檢查他斷裂的臀部和扭曲的雙腳，雖然賈的傷勢很嚴重，但不是永久性的傷害。

很不幸的，賈的登山同伴就沒有這樣幸運，確實他的最壞猜疑，賈得知他的同伴還是失蹤，想必已經死亡。

問題： 爲什麼這位牧羊婦人會這樣照顧賈？她的動機何在？以管理學的術語，什麼是她的驅動因素 **drivers**？

問題： 經過這次跌落山難事件，你認爲賈得到什麼教訓？他會如何改變他的價值觀或人生觀？他以後會怎麼做？